

纪念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

《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专家论坛专辑

上海·宝山
2006年8月9日

纪念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

《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专家论坛专辑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
上海作家协会
上海少儿出版社
《文汇报》社

目 录

纪念篇

3 · 儿童文学事业的光辉典范	金炳华
7 · 20年前，陈伯老到我家	叶 辛
9 · 陈伯吹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束沛德
12 · 在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康大华
16 · 辛勤耕耘一生 收获累累硕果	樊发稼
26 · 我敬仰的陈伯吹先生	秦文君
30 · 纪念一颗仁慈而博大的心	王泉根
33 · 陈伯吹的道路	王一方
42 · 极为光彩的一笔	周基亭
45 ·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方卫平
50 · 我很怀念陈伯吹先生	任大星
53 · 读陈伯吹先生的作品	城户典子（日本）

缅怀篇

57 · 温故而知新	束沛德
62 · 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	徐中玉
64 · 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蒋 风
68 · 怀念陈伯吹先生	钱谷融
69 · 陈伯吹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	任溶溶
71 · 怀念恩师陈伯老	孙 毅
76 · 和陈伯吹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任大星
80 · 被灵气笼罩的人	中尾 明（日本）
84 · 他乃高山，令人翘首瞻仰，难以企及	孙观琳（香港）
86 · 姊妹对谈	潘金英 潘明珠（香港）
88 · 怀念儿童文学老前辈陈伯吹先生	宋诒瑞（香港）
90 · 伟大的园丁	黄庆云（香港）

诗歌篇

93 · 一颗伟大的良心（组诗）	圣野（周大康）
95 · 白色的老人	林焕彰（台湾）

紀念篇



儿童文学事业的光辉典范

——在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金炳华

今年8月13日，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怀着深切的缅怀之情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陈伯吹先生为我国文学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为几代少年儿童热爱和尊敬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我们召开这次纪念座谈会，既是为了表达对陈伯吹先生的无限缅怀和追思之情，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陈伯吹先生为我国的文学事业特别是儿童文学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陈伯吹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在座的各位专家、来宾表示诚挚的问候！

陈伯吹先生为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儿童文苑辛勤耕耘了七十五个春秋，广泛涉猎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理论研究、编辑、翻译、教学、组织等各个方面，著、译、编近三百万字，出版了包括《陈伯吹文集》四卷在内的百余本书籍。

陈伯吹先生原名陈汝坝，1906年8月13日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他16岁时在乡村当小学教师，1923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192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30年代又写作出版了《小朋友诗歌》、长篇叙事诗《伟人孙中山》等。“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先后创作出版了讽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中篇童话《阿丽思小姐》、《华家的儿子》，揭露侵略战争的小说《火线上的孩子们》以及讽刺剥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话《波罗乔少爷》等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撰写了不少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华罪行的、反映国难中儿童生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陈伯吹先生创作了许多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了《一只想飞的猫》、《中国铁木尔》、《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等童话、小说和散文集。进入新时期以后，他重新焕发了创作激情，先后发表了《飞虎队和野猪队》、《骆驼寻宝记》、《童话城的节日》等作品。

在创作上，陈伯吹先生始终怀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执着愿望，孜孜不倦地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诗歌、童话、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寓言、剧本等多种体裁样式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在创作上强调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怀着一颗“童心”去体验儿童的思想感情，要认真研究儿童的特点，重视通过作品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和高尚情操的熏陶。他在小说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生动地反映了现当代各个时期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他的童话作品植根于现实又充满丰富的幻想，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深受广大小读者欢迎。

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对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对儿童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他的主要理论专著有《儿童故事研究》（1932）、《儿童文学研究》（1934，与陈济成合著）、《作家和儿童文学》（1957）、《儿童文学简论》（1959）及进入新时期以后出版的四本有关儿童文学的序跋集等。陈伯吹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对繁荣儿童文学的创作，促进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库。

作为一名著名的翻译家，陈伯吹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致力于介绍欧美儿童文学作品，先后翻译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绿野仙踪》、《小夏蒂》、《普希金童话》等十几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并主编了《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故事大全》《世界童话大王》等。

陈伯吹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编辑家、出版家。上世纪30年代初，他开始担任北新书局《小学生》半月刊主编，同时编辑《小朋友丛书》。后又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小小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来到重庆，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上海与李楚材等发起成立“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后又兼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积极开展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理论研究和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并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授，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陈伯吹先生还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上海分会理事、副主席、顾问，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上海中心会长等职。

陈伯吹先生为了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儿童文学新人的成长倾尽全力。1981年，他献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作为基金，设立了“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

后更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该奖至今已举办了21届，有300多名作家获奖，对培育扶植文学新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多种荣誉：1980年获得团中央、文化部等八部委联合颁发的“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荣誉奖；1985年获中国福利会颁发的樟树奖；1988年获全国妇联、文化部等颁发的儿童文学创作荣誉奖。

陈伯吹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追求进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都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用手中的笔和他所主编的《小学生》等刊物为阵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唤醒全国小读者们的觉悟和爱国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新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拥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1983年9月27日，七十七岁高龄的陈伯吹先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陈伯吹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进步、对祖国和人民忠心耿耿的一生；是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尤其是儿童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一生。他人品高洁，安于清贫，慷慨奉献，充满爱心，他的人品文品赢得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爱戴和崇敬。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纪念陈伯吹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爱祖国、爱人民、爱读者的精神。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把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在儿童文学这个小百花园里辛勤耕耘，努力工作，无论道路多么坎坷不平，境遇如何艰难困苦，始终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使他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七十五年如一日，乐此不倦，始终不渝。从青少年时期当小学教师为农村孩子讲述故事，到大革命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从度过十年动乱到迈进历史的新时期，风雨沧桑，岁月流逝，他的胸中始终跳动着一颗火热、诚挚的赤子之心。

我们纪念陈伯吹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坚持不懈、辛勤耕耘的精神。陈伯吹先生毕生为少年儿童服务，整整工作了七十五年，在他年近八旬时，他还表示：“尽我余年，全力以赴，全速前进，跑毕全程。”陈伯吹先生为儿童文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榜样和典范。

我们纪念陈伯吹先生，就要学习他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来，热爱儿童，站在儿童的立场写作的精神。他说：“凡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必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能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并且喜欢看的作品来。”正是这种充满爱心的境界，才使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终生都在为儿童写作和工作。

我们纪念陈伯吹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满腔热情地鼓励优秀创作、扶持青年作家的优良作风。我们广大的文学工作者要向陈伯吹先生学习，敏锐发现、大力支持文学领域里的新事物，关注文学新人的成长，关注塑造少年儿童心灵的伟大工程。中国作家协会要把培养文学新人放在重要的位置，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青年作家的思想、业务素质。少儿文艺和长篇小说、电影文学是党中央提出的文艺创作中的“三大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为鼓励、团结和培养儿童文学作家、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涌现了许多为广大少儿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影响越来越大。明年上半年我们还将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一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进一步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同志们，朋友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而儿童文学在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广大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缅怀陈伯吹先生，就是要从文学前辈那里汲取精神和力量，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尤其是儿童文学事业辛勤创作、努力工作。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三贴近”，坚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的基本价值导向，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为创作出更多思想内容健康向上、富有艺术魅力、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精品力作，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应有的贡献！

20年前，陈伯老到我家

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叶 辛

说是20年前，严格地说已是22年前了，是秋天，陈伯老和多位儿童文学作家，到了我的家。

那时候，我刚在贵阳定居一年多，贵州省作家协会在贵阳市的石板坡上分配了一套两室半的房子。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头一次安定地有了一处住所。在此之前，我的关系虽然在省作协，人却是生活在猫跳河畔中寨六级电站的石头房子里，那是我妻子单位的职工住房。1983年，我奉调进省城，妻儿随我到了贵阳。石板坡这地方地势高，我家住在五楼上，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周围鳞次栉比的六层楼房，都在我的脚下。也就是说，要到我家，不但得步行上五楼，走到我居住的楼房门口，还得走一段上坡路。那一年，陈伯老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能吃得消吗？

在去往我家的车子上，我一直在这么忖度着。

到我家去，纯属偶然。那一年，以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主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会议，在贵阳市郊的名胜花溪召开。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到了会，给大家讲了话，还合了影。会议上针对全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家们畅所欲言，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不少第一次到贵州的作家编辑，想见识一下省城贵阳的风貌。而开会的花溪宾馆，则远在17公里之外。于是，会上安排了半天的省城贵阳游。

到过贵阳的人都晓得，要游省城，黔灵山是首选。号称黔南第一峰的黔灵山，气势雄峻高耸，登上峰巅，可以俯视贵阳全城，山上有驰名中外的弘福寺，山下还有可以泛舟尽兴的黔灵湖，自古以来都是旅游休闲的胜地。而我家所在的石板坡，就靠着黔灵山边，隔一条马路。从我家到黔灵公园大门口，穿过马路，走一条煤砾小路，总共只需五分钟。这些情况，具体负责这次会议联系安排的周晓同志，全都知道。他因是我第一本书《高高的苗岭》的责任编辑，为这次会议打前站时，他到过我家。他在面包车上将这情况一说，大家便纷纷说，要到我家去看一眼。

这辆面包车上，除了儿童文学作家，好几位还是少儿社的编辑，都是上海人，和我也熟悉。我自然表示欢迎，只是，想到要走上坡路，要上五层楼，我担心陈伯老年纪大，吃

不消。周晓同志征询了陈伯老的意见，没想到陈伯老兴致勃勃地道，能去，能上。于是，一行十几位作家编辑，下了车，沿着上坡路，朝我家走去。

关于去我家的这次情况，少儿社的老编辑、儿童文学作家沈碧娟女士写过一篇文章：《在叶辛家作客》，我就不重复了。

我要说的是，陈伯老不但穿过了弯弯的上坡路，还和大家一齐顺利地上了五楼。我问他：累不累？他笑着说：还可以，就是从四楼上五楼时，有些气喘。他还吃了一个香蕉。周晓同志说：这是很难得的，陈伯老平时不吃零食，就是喝水，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

在纪念陈伯老百岁生日的日子里，关于陈伯老的话题可以说很多很多，回忆这一件小小的往事，我仿佛又想起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以及陈伯老谦和慈祥的笑容。更为难得的是，在我调回上海工作以后，陈伯老还几次跟我提及到我家的事哩。

陈伯吹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束沛德

陈伯吹先生是个正直善良、宽厚谦逊的人。对他的人品文品，儿童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学界可说是有口皆碑。

自谦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文艺大军中的“小兵丁”的陈伯老，是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大家。尤为难能可贵的，他是一个儿童文学多面手、百事通。创作、理论研究、翻译、编辑出版、教学、组织工作诸方面，他样样在行、门门精通。像他这样的儿童文学全才，确乎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陈伯老对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发扬的东西很多。这里，仅就我涉足较早较多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谈一谈陈伯老在这个领域的成就、贡献及对我的教益和启迪。

陈伯老历来极其重视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他看来，创作与理论是“儿童文学事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起着相互影响的作用。”因此，“在‘繁荣创作’的同时，必须要并肩齐进地‘建设理论’。而建设理论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繁荣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几十年来，陈伯老在儿童文苑一直扮演着作家兼理论家的双重角色。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积极参与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著有《儿童故事研究》、《儿童文学研究》(与陈济成合著)。50年代，陈伯老成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儿童文学简论》是建国以来最早面世的一部儿童文学论著。进入历史新时期，陈伯老对理论研究依然热情不减，乐此不疲，又写了不少颇有见地与深度的论文、书评。在我看来，陈伯老在儿童文学理论上的建树不亚于其在创作上的成就，或者可说是二者交相辉映，各有千秋。

纵观陈伯老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难发现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呈现出的优势、特色：

注重教育作用：陈伯老从不讳言儿童文学所担负的教育任务和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教育意义。在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态度一以贯之，极其鲜明，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紧紧扣住儿童文学的特点、特殊性，反复论述、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

年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统一。他强调教育意义应该“溶合在儿童情趣之中，深藏在艺术形象里头”，“附丽在具有诗情画意的想象本身”，“是个轻快愉快的过程”；明确否定和反对那种一味强调思想性和教育意义而忽略、轻视艺术性的错误观点。陈伯老1956年提出的、曾被当作“童心论”批判的那个著名观点：“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实际上是对儿童文学特殊性首先要照顾儿童年龄特征的一个形象的、生动的诠释。无非是强调了解儿童、熟悉儿童是儿童文学作家第一位的工作。只有了解熟悉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趣味，才能写出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从而也才能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长于宏观研究：陈伯老在理论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儿童文学现状，对成绩、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作全面考察、透辟分析和判断。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的《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和50年代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都是陈伯老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占有大量材料，条分缕析，深思熟虑，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陈伯老作为一个儿童文学领军人物所具备的那种高瞻远瞩、洞察全局的气魄和才能。到了80年、90年代，年届耄耋的陈伯老依然坚持每年对“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作鸟瞰式的述评，并结合年度创作状况作概括的回顾和展望。我们不能不佩服陈伯老几十年如一日，目光四射地关注儿童文学全局和发展态势的胸怀和责任感。

善于洋为中用：陈伯老一向重视学习、借鉴外国优秀儿童文学创作成果、研究成果，在中外儿童文学的对照、比较中，探索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自己的比较系统、完整的意见或独特的、富有前瞻性的丰张。陈伯老从30年代至50年代，翻译过不少优秀的外国童话、童话诗和小说，写了不少介绍外国作家与儿童文学的文章。他对欧美特别是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可说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而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得以信手拈来，广征博引。他于1958年出版《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一书，全面、系统地评介了前苏联儿童文学的成就、经验和影响。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学术观点、理论主张，如对教育作用的强调，对科学文艺的重视，对幼儿文学的关注，对游戏精神的张扬，以及学校小说不局限于写学校、写儿童等等，都受了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的启示和影响。陈伯老所具有的放眼世界、视野开阔、善于借鉴、洋为中用的优势，使他的理论研

究达到他所处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热心浇灌新花：期盼有更多的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对下一代进行文学教育，是陈伯老一生的愿望和追求。几十年来，他始终满怀深情地鼓励优秀创作，大力扶持新人成长。建国之前，他在主编《小朋友》杂志、《大公报·现代儿童》副刊期间，就联系、团结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并发现、培养了一批儿童文学新人，如后来成为儿童文学队伍中坚力量的黄衣青、方轶群、鲁兵、圣野、施雁冰、任大霖等。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为新作者、好作品鼓与呼。从1985年到1996年，他出版了四本有关儿童文学的序跋集：《他山漫步》、《天涯芳草》、《火树银花》、《苍松翠柏》，书中对中青年作家作品的推荐、评介，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杲向真、圣野、钟子芒、邬朝祝、孙毅、任大霖、李昆纯、胡景芳、邱勋、樊发稼、程逸汝、张锦江、刘健屏、程玮等老中青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都有幸得到陈伯老的鼓励和指点。在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所写述评中，差不多对每部(篇)获奖作品都作了亲切中肯的评析。正因为他抱着“撷取其精华，作为自己学习的借鉴”这样一种态度，因此他总是“以鼓励为主”，笔端流淌着深情，充分肯定其成就，赞扬其特色，激励作者在创作上更上一层楼。陈伯老所掌握的批评尺度，与他注重教育作用和儿童年龄特征、力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的儿童文学观是完全一致的。他还善于把作品评论与文体研究统一起来，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各种体裁的艺术特征、发展趋向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陈伯老那种始终关注理论建设、不懈探索追求的精神；还要学习、发扬他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精神和大胆“拿来”、洋为中用的理论勇气。同时，也不能忘记学习他勤于耕耘、热心培育新苗、浇灌新花的园丁精神。让我们锲而不舍地开拓进取，力争早日迎来陈伯老所期盼的小百花园里创作与理论比翼齐飞的喜人景象。

在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 康大华

今天，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少儿出版社、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联合在这里举行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宝山区委、区政府，汇报介绍将于今年8月在陈伯吹先生家乡上海宝山区，举行陈伯吹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情况。

陈伯吹先生，1906年8月13日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是我国乃至世界有影响、有重大贡献的，为几代少年儿童热爱和尊敬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

陈伯吹先生的一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祖国和亿万少年儿童不懈奋斗。1923年任杨行镇朱家宅小学校教师时，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完成了第一部小说《模范同学》，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易名为《学校生活记》。后调任宝山县立第一小学（今宝山区实验小学）初级部主任。1928年6月17日，在授课时，因中共党员嫌疑，突遭国民党反动宪警逮捕。幸亏有学生机智勇敢的掩护和校长仗义担保，才得以获释。此后流亡到上海。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2天，陈伯吹先生为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起草了庆祝上海解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发表于《大公报》。上海解放后的第6天，在陈毅市长召开的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会议上，作专题发言。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起，任团中央直属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文革十年，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后，满怀喜悦心情于1977年6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文章。1981年，将一生的积蓄捐献出来，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现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用以鼓励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出好作品来。1983年9月27日，陈伯吹先生以77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生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愿望。

陈伯吹先生为儿童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赢得了亿万少年儿童的尊敬和爱戴，党和人民也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黄菊、胡耀邦、李鹏、杨尚昆、王任重、宋任穷、康克清、陈毅、陈丕显等党和国家领导